

试论媒介时空环境变化对网络舆情行为的影响

洪长晖 林 敏

摘 要：网络技术的发展造就了全新的媒介地理环境，也使媒介的时空结构发生了变化。互联网拥有的流动性空间、碎片化时间和共融互补的时空等地理属性改变了处于网络环境中的自媒体、网络媒体以及传统媒体等的传播场所、时间和方式，也为网络舆情行为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持，不仅拓展了网络舆情表达的覆盖范围，加速了舆情传播的汇聚速度，更是为网络舆情行为的主体再造了一个亲自参与、共同讨论的拟态仿真环境。

关键词：时空环境；变化；网络舆情；影响

作者简介：洪长晖，男，传播学博士，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后。（浙江传媒学院 文化创意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林 敏，女，研究员，传播学博士。（浙江省互联网新闻中心，浙江 杭州，310025）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5）06-0008-04

上世纪中期，开创“媒介决定论”先河的加拿大传播学派奠基人哈罗德·伊尼斯提出了闻名于世的“传播偏向论”，确定了媒介的属性，即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或空间上的倾向性，或利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或利于对空间跨度的控制。那些质地较重、能长久保存信息，但难以运输的媒介，如古代社会使用的羊皮、石头、泥土或建筑等被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那些轻巧易用，便于远距离运送，但长久保存性差的媒介，如纸张、电子信号等被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1]虽然这种特性只是一种相对泛化的划分，主要针对时间跨度或空间领域的倾向、取向而言，并非表明空间偏向的媒介就一定是与时间无缘，如传统电子媒介并不意味着无法长久保存，只是其空间偏向性大于时间偏向性等等，但这一传播理论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媒介形态演变和时空平衡状态的视角。简言之，口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太大，无法大范围传播，在时间偏向性和空间偏向性两方面都较弱，但却构成了时间和空间在某种程度上的平衡；文字书写媒介拓展了书写品的传播范围，使空间特性大于时间特性，但也因此打破了时空的平衡；印刷媒介将文明产品的时间界限和空间距离双向延伸；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电子媒介依靠趋近于光速的电磁信号消解了信息的传播距离，实现了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想，但远远强于时间偏向性、空间偏向性的同时，也形成了信息的鸿沟，传播媒介成为控制和垄断的工具。由上可知，无论何种形式的传统媒介，其传播的能力或多或少总是受到时空的限制，这也使得人类在选择媒介的时候总是希望突破空间的束缚，然而，仅仅突破空间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空间突破后就会寻求时间上的补救。^[2]

网络技术的发展造就了全新的媒介地理环境，为信息传播结构注入了生机，也使传统媒介的时空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对电子技术形成的空间偏向性强于时间偏向性的失衡现象进行了有效弥补。互联网拥有的流动性空间、碎片化时间和共融互补的时空等地理环境属性使处于网络环境中的各类媒介，包括自媒体^①和由各类网站和传统媒体等组成的专业传媒机构的时空特性得到了重新改写，

① 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在2003年7月研究报告中定义：“We Media（自媒体）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传播途径”，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5353.htm>。

相应地，它们进行信息传播的场所、时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而网络舆情行为，作为一种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的集体行为，当然也会受到影响、发生改变。毫无疑问，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重新定位和思考，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旨。

一、网络空间的流动性拓展了舆情表达与传播的覆盖范围

互联网媒介环境与传统媒介环境在空间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媒介环境中，信息传播的空间是通过“地点”来联结的，互联网技术的开放性抛却了网络媒介的空间向度，把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空间”与“地域”的关系被重新组合，信息的传播不再受“地理位置的束缚”，也因此取消了“地点”对于行动的束缚。电子媒介时代，尤其是电脑网络等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空间骤然压缩，边界不断模糊，人类的各种行为也由此得以在这一“流动的、无疆界的空间”中组织展开，这当然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言语互动。一言以蔽之，网络地球村的空间特性打破传统电子媒介的信息管制，造就了一个独立于海、陆、空之外的“流动空间”。具体来看，流动空间的特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是随着网络使用数字技术取代了模拟技术，所有的信息都被协议控制成为“0”和“1”的编码序列，各种类型的服务器及其配置的网络服务系统也由此可以不受限制进入网络，^[2]此种无限扩张的特性超越了地域的限制，使人类“自由进入”传播空间的梦想几近实现。其二是网络采用点对点（PPTP, Point-to-Point Tunneling Protocol）的通信模式，使远程用户可以通过 Internet 安全地访问公共网，^[2]其呈现出的空间开放性削弱了传播中的地理概念，进一步推进了全球受众“信息共享”的权力。

自由进入传播空间和享有共同信息资源的权力也使得网络流动空间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尽情展示自我和相互交流的舞台，并极大地拓展了网络舆情表达和传播的影响范围。人类对空间的体验和感知，主要是以活动的范围为基础的，从网络自媒体空间看，基于 web2.0 技术的各种网络交互通讯软件的迅猛发展以及个人微博、个人日志、个人主页的广泛应用，为虚拟社会中人与人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持，如 BBS 论坛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话题讨论的交流平台，博客和个人空间则为网民展示自我，建立网络圈子提供了窗口，微博客、微信等成为信息发布、新闻报料的平台等等。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言，“过去，地理位置相近是友谊、合作、游戏和邻里关系等一切的基础，而现在的孩子们则完全不受地理的束缚。数字科技可以变成一股把人们吸引到一个更和谐的世界之中的自然动力。”^[3]互联网时代，现实社会的广场、公园、茶馆、咖啡屋、沙龙等传统的相遇、集会、交流的场所被取而代之，网络空间成为公众发表言论、倾述情感、寻求认同的舆情汇聚的重要场所。对专业传播机构而言，网络也同样为他们实施全国、全球等更大范围内的媒体战略，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的场所和条件，跨越地理位置限制的信息流动、观念输出等刺激了网络意见、态度、情绪的生成，也极大地拓展了舆情传播的范围。

二、网络时间的碎片化提升了舆情信息汇聚的速度数量

互联网媒介环境与传统媒介环境在时间计算上大为不同，传统传播行为主要依赖固定时钟来确定实施集体行动（包括就某一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观点的舆情行为）的统一时间，而网络时间作为一种存在论、虚拟意义上的时间，在较大程度上脱离了传统的自然时间、钟表时间的固定束缚。传统媒体的传播组织行为主要以新闻周期为单位进行，如报纸新闻主要以日计算，期刊信息主要以期计算，电视节目主要以小时计算，而网络媒介，尤其是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几乎不受周期限制，信息可以实现即时的发布和传递，而由此累积形成的密集、海量的信息量，也是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这种时间上的优越性主要通过互联网分布式信息存储技术来实现，即信息的存储分布在不同的计算机上，即使某台

计算机的信息丢失,也可以无障碍地从其他计算机处还原丢失信息。存储能力的高速提升,使网络在存储新信息的时候,不必要删除以往的信息,有效弥补了计算机硬盘信息存储脆弱的不足,也为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时间偏向打下了技术基础。^[2]一方面,无限提升的存储能力使传统的时间支配变得相对自由,网络时间结构也由此呈现出非线性^①、破碎化特点,有利于处在同一场景中的网民群体根据自身需要,自由地选择相同或不同的时间段进行同步或非同步的对话交流。另一方面,超强的存储性也极大地拓展了时间的量度,为各类传播主体全天候、海量信息的发布、传递提供了可能。

网络时间结构的自由运用首先体现在网民对自媒体的使用上。现代社会的人们处于高速运转中,大多数人总是感觉精力有限、疲于应付、力不从心,迫切渴望充分利用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而互联网新技术延伸的 TWITTER、微博、微信等微信息发布平台将时间的非线性、碎片化优势发挥到极致,不遗余力地为传播主体随时随刻的自由行为提供了便利的实现途径。网络时间把人们过去传统的工作切割成碎片,网民可以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快速、简单、便捷地发布较少文字的文档内容信息,这极大提高了时间的利用效率,也实现了点滴信息不断汇集成海量信息的目的。其次,对专业媒介机构来说,时间的非线性和碎片化主要体现在对海量信息进行超链接的制作与编排上。就超链接文本的特性来看,超链接设置具有在不同网络页面、对象及媒介之间进行链接的功能,这种特性允许读者采用连续跳转的方式阅读或发表不同时间生产的信息;从超链接文本的意义上看,编者旨在提供更多元化的信息或是更多媒体的内容,而这往往会把读者从正在浏览的信息上引开,关注浏览到更多地超出计划的信息。不管是上述哪种情况,网络受众均是利用被切割成碎片的时间对完整信息进行处理加工的,这有利于加速信息聚合的频率,并最终形成汹涌的网络舆情。

三、网络时空的互融性再造了舆情参与的“真实”场景

如前所述,传统的传播媒介多少受到时空的限制而出现交流的困境,而网络无远弗届和无时无刻的时空结构打破了国家政权和地理疆域的边界,使纸质、电子媒介造成的原本失衡的时空结构上重新趋于平衡。在跨越广泛的时间和空间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联合的状况下,交流仅仅基于“语言和想像”。^[4]一方面,网络时空的聚合互补使得并非处于同一时空的网络人群能够共同亲自进入“流动的空间”,并进行即时的交流和讨论,形成了高度的参与感和现场感。另一方面,通过对现实时空结构的各种事物发展变化的动态模拟,网络又创造了一个虚拟仿真的现实世界,在这个由科学技术支撑而起的心灵想象空间中,人们可以尽情地认知自我、展示自我、融入群体、寻找归属。

在这个由传播主体相互交流而构建的拟像空间中,特别是在自媒体空间中,网民完成了现实世界的聚合过程,并获得了亲身参与其中的经验,在此过程中,拟像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已经内爆(implosion),^②而表现为比真实更真实的“超真实”。互联网“超真实”的感受显然对于身体局限于方寸天地中的人类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各级传播主体纷纷利用网络平台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议时政、释放情绪,并由此形成了网上舆情信息啸聚的现象。网络环境的虚拟仿真也使得专业机构的传播时空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全景监狱”和“共景监狱”概念认为,在传统的像古希腊的监狱模型的传播环境中,看守站在整个监狱的塔尖,对分布在监狱各个角落犯人的行为进行监视,即使看守没在岗时,犯人也就不敢轻举妄动,这也可以指代传播环境中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专业媒介垄断信息的情况。然而

① 指自变量与变量之间不成线性关系,成曲线或抛物线关系不能定量。

② 内爆由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1964)一书中提出,他认为:“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三千年的爆炸性增长。现在它正在经历内向的爆炸(implosion)。”“内爆”表明真实已经成为过去,对真实的模拟开始统治人们的意识,成为人们认识事物所依赖的基础。参见 <http://tieba.baidu.com/p/517391630>。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在网络创造的虚拟环境下，所有专业媒介机构面临的场景从全景变为了共景，传播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变得透明公开，信息捂不住、拖不住、关不住。在网上热点不断、舆情不止的形势倒逼下，专业媒介机构也纷纷利用网络平台快速、海量、全天候地发布信息，不仅如此，还借助自身信息权威发布的优势，强化网络监督、网络问责等媒体功能，如在对政府公开行为进行全面和放大式监督的同时，也对其幕后行为进行地毯式搜查和挖掘式曝光，并通过此种方式不断深化、影响网民的意见、态度、情绪，进一步刺激网上舆情的生成演变。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技术极大地拓展和融合了媒介时间、空间向度，为提高传播覆盖面和影响力提供了重要物质技术条件，也有效提升了网络舆情行为组织开展的能力水平。然而，网络时空世界必然有别于现实社会世界，网络环境下网民的舆情表达传播行为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发生在现场的真实集群行为，本质上讲，网民的现场参与只是处在拟态电子空间中的准“共同参与”，其方式、内容、效果等各个层面均与真实行为有所差异，而这种“准参与”行为必定会导致网络舆情呈现出大量新的特点和变化。由于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以下仅从网民参与的位置和身份两方面简要叙述，希望借此作为文尾引发今后更为深入的探讨。其一，与现实场所中公众高密度聚合在一起相比，网络主体间的位置是相对分散的，网民主要依靠不同的IP地址存在于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并遍布于网络的各个角落，这种星罗棋布的、相对分散的地理位置布局也造成了行为主体心理的归属感、认同感相对较弱，其表达、传播的舆情也由此会呈现出离散性特点。其二，与现实行为中真实的个体存在相比，网络主体的身份是匿名、虚假的。戈夫曼的“前台后台”^[5]理论认为，从“特定行为的参照点”出发，人类活动日常互动的区域可以划分为“前台”和“后台”区域，在前台人们维持的是某种“标准”化的外观或行为的“常规程序”，而在“后台”，人们可以摆脱前台严格规定的角色扮演，使自己“放松下来”，并为前台的“演出”进行“排练”，同时，由于独特的时空架构和隔绝，前台与后台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行为类型和语言风格。在网络空间中，特别是自媒体平台上，网民主体通常是以偶然的过客、抽象的符号，如“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等匿名方式，替代个人角色身份，组织传播行为。与在传统的广场、茶馆、电视访谈现场等公开场合进行言论表达、演出相比，网络的行为显得更加宽松、自由，也更为接近戈夫曼描述的“后台排练”似的角色扮演。在此氛围刺激下，网民的表演行为容易变得大胆、放任甚至不负责任、无序无法，并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和风格，这也是为何网络言论表达总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网上舆情呈现多变多样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仅是站在物质技术层面的理论探讨，而现实社会、国家之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数字鸿沟加剧、信息泛滥成灾、网络游戏成瘾等互联网时代传播的副产品也同样存在，但无论如何，网络媒介的出现，毋庸置疑标志着人类在通往自由传播的理想之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参考文献：

- [1] 哈罗德·伊尼斯. 帝国与传播 [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7.
- [2] 鲍立泉. 论网络对媒介时空偏向的平衡补救 [EB/OL]. <http://www.gxnews.com.cn>, 2007-03.
- [3]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 [M]. 胡泳，范海燕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71.
- [4] 郑中玉. 时空框架变迁及电脑网络对语言行为的形塑 [J]. 学术交流，2003（11）.
- [5]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M]. 冯钢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